

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

by Yan L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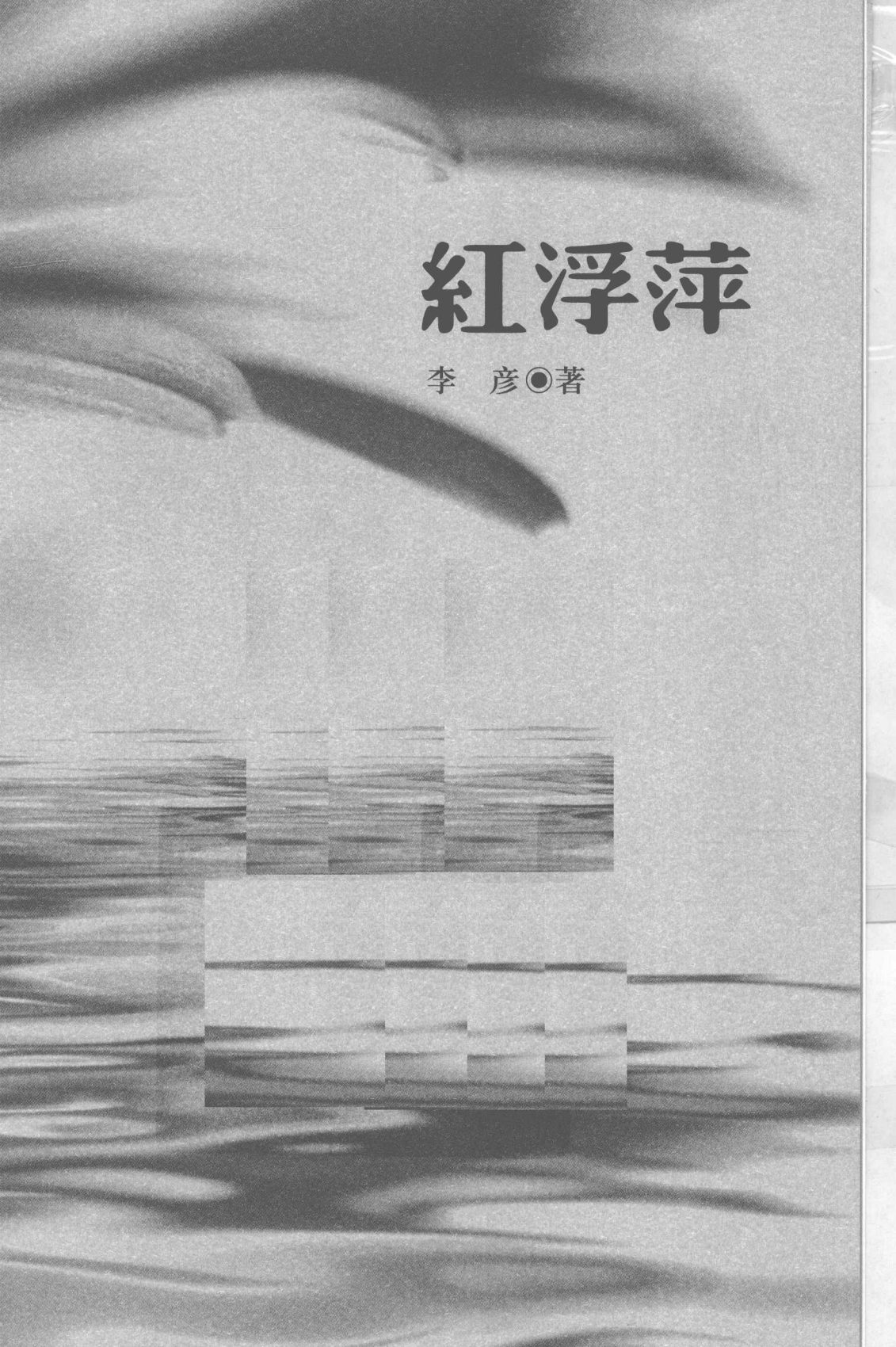


紅浮萍

李彦◎著



作家出版社



紅浮萍

李 彦◎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浮萍/李彦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0.1

ISBN 978 - 7 - 5063 - 5151 - 5

I. ①红…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4708 号

红 浮 萍

作者: 李 彦

责任编辑: 懿 翎

装帧设计: 每天出发坊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317 千

印张: 20.75

印数: 001 - 10000

版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151 - 5

定价: 3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历史的见证与人性的见证

——读李彦的《红浮萍》

刘再复

(一)

刚到马里兰，剑梅就把李彦小说的中文打印稿交给我，说：“这部小说的英文版已在十几年前推出，读者反应很好，这部中文稿是作者自己译写出来的。”使用“译写”这一概念，还是比较准确的。尽管是翻译自己的作品，但翻译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再写作再创作的过程。这之前，剑梅就通过电话告诉我，李彦是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教授，也是该校的孔子学院的院长，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的研究生，还听过我的课。经剑梅一说，除了“出处”使我有亲切感之外，就是立即明白，这又是一个产生于现代文化大摇篮的“两栖性”生命：身兼中与西、土与洋、学者与作家、英语写作与汉语写作。对于这种又教书又研究又创作的“三头六臂”的现代知识女性，我比较

敬重，知道这其中包含着怎样的辛勤汗水与灵魂活力。但是，对于学者从事小说创作，我总是心存疑虑，怕他们落入车尔尼雪夫斯基似的理性陷阱。这位俄国思想家与批评家的思想是杰出的，但他的小说《怎么办》则只是社会问题的形象转述，完全是失败之作。李彦毕竟是学院中人，她会写得怎样呢？看看再说吧。

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我把小说一口气读下来了。三十万字的阅读之旅，中间没有逗留过，没有疲倦过。读完后我惊喜不已，对剑梅说，李彦很了不起，她没有辜负大时代的养育。这部小说成功了。这是一部紧贴现实、紧贴中国大地，既见证历史又见证人性的精彩作品。我虽然也是个学人，但审美判断时不从概念理念出发，只从艺术感觉出发。读《红浮萍》，我的感觉很好，无论是对其叙事语言的感觉，还是对其精神内涵的感觉。

(二)

《红浮萍》是一部自叙性的小说。叙述者“平”，被作者界定为加拿大一位上层社会孤身老太太的“小保姆”，家中除了她和老太太之外，还有一只名叫“麦克”的狼犬和一个名叫“乔治”的老园丁。“平”是个机灵鬼，她除了打工赚钱之外，还偷闲读书写作。这部小说正是她在偷闲中写出来的。这一设计是很聪明的。如果叙述主体界定为等同作者的现实主体，让一个学者、教授来讲述主人公的身世和家族故事，势必过于理性，过于学院气，也极易落入“谴责小说”的模式，进入不了人性深层。但作者没有选择这种写法。她大约意识到，她要展示的是一部很重的中国当代生存和心灵层面上磨难与奋进的历史，可是，作为一个作家，不能充当政治和道德裁判者，也不能充当伤痛的抚摸者与控诉者，而只能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与呈现者。于是，她选择一种“以轻驭重”的写法，扬弃“教授学者”这类太重的符号，而用一个与世无争的边缘人的疏离角色作为叙事主体。由她

把故事款款道来，自然、真实、准确，沉重中放入冷静，质朴中放入深邃，在叙述中尽管充满泪水，但读者与作者一样，不会被泪水所淹没，仍然在哀伤中保持一双冷观的眼睛。叙述者是充分感性的，文本中也溢满悲情，但只是悲情，并非怒吼。所有的哀伤、叩问、怀疑、思索，都化作平静平实的讲述。震撼我们的，正是作者如实呈现历史真实时的自然汹涌的情感力量。然而，叙述者毕竟与那个时代拉开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写作的位置站立在地球的另一个边缘，因此，这种情感力量也显得更内在、更实在，没有矫情，也没有空洞的呐喊。

西方的当下状态与东方的历史记忆的互映设计，还让人感到，人类社会的生存困境、人性困境是普遍的。在西方上层社会老太太的这一端，她的生活是如此孤独、如此苍白，记忆中可缅怀的只是那四条已经死去的狗，由于年老神衰，连狗的名字也没全记住。现在生活中唯一的“伴侣”就是“麦克”这条还活着的狗。她在东方的叙述者的母亲（雯）一样，同样没有真的爱情，没有真的生活。这是一种被堂皇富丽的物质所掩盖的令人难以承受的“轻”，与东方那种由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物质匮乏所构成的令人难以承受的“重”，形成一种对照，一种张力，一种人类社会的巨大矛盾场。小说作者面对生存困境只作呈现，不作价值判断，也不开“改造”的药方，但它引发读者思索：荒诞，无论是轻的方式还是重的方式都如此荒诞，那么，意义在哪里？人的存在意义在哪里？《红浮萍》的叙述框架是双向的，与前些年某些家族小说那种单向性叙述（只写中国的一端）不同。我相信，双向性结构所蕴含的精神内涵更为深邃，其叙述艺术也更为多彩。

（三）

所谓自叙史，其实是家族史。第一主角是母亲雯。这个人物是个地主家的女儿。在父亲死后家族争夺遗产的漩涡中，幼年的雯充当母

亲的护卫者，居然抡起斧头吓退了“六叔”等财产窥视者，从小就以其雄性的豪爽而闻名家乡。尽管天性中有男性的铁质，但因为父亲早逝，她又天然地开始寻找可以作为自己肩膀的另一种意义上的父亲。在新旧时代的大变动中，雯推动母亲（叙述者的外婆）捐出财产，成为“开明地主”，而她自己找到了伟大的、终身崇拜的父亲，这就是“组织”。从找到的这一刻起，她就报名走上抗美援朝的前线，把身心交给“父亲”。她以绝对忠诚对待“父亲”，于是“加入组织”也化作她终身的魔幻似的“情结”。这不是一般的情结，而是压倒一切的，包括压倒爱情、亲情、友情的情结。不管代表“父亲”的“组织”怎么对待她，怀疑她，以至把她打成阶级敌人（因为她带着向父亲撒娇的天真对“组织”提了意见而被定为右派分子），她都没有改变对“父亲”绝对的爱与忠诚。但是，她的这种爱的代价，是让她丧失了其他一切的爱和几乎是贯穿一生的身心折磨。“右派分子”这个命名像毒蛇似的缠住与雯相关的所有人。和母亲雯一样，好胜的“平”也被缠住而丧失一名“红卫兵”的资格即丧失少年生命的尊严。历史翻开了另一页的时候，雯最终还是加入了“组织”，但当这一神圣时刻到来之时，她似乎失去了青年时代的那份激情。或许，在她潜意识里，宣誓更是为了向人间宣示：她是清白的，不是敌人，而是有尊严的人。

但是，阅读了“雯”的家族历史后，我们并不感到灰心。这不是因为她终于得到了好人的正名，而是因为她的下一代儿女，尤其是“平”，在苦难的重压下，展示出另一种不屈不挠的生命的风貌——另一种历史沙尘无法卷走的生命的版本。她天生反潮流，天生地信赖母亲，无论什么风暴，无论什么理由，都不能动摇这种信赖。没有人暗示她，也没有神启迪她，但这种信赖却如此坚定。她天然地拒绝强加在母亲身上的各种恶名，天然地相信自己的母亲属于人的行列。母亲除了头上的一顶黑帽之外，一无所有。她除了给儿女带来出身的重负之外，对儿女一无所助，但“平”永远地牵挂着母亲。明知关怀母亲

将一无所获，她也要跋山涉水去“看看”母亲。这种超势利的情，如此真，如此善，如此美，凭这一点，人间就值得眷恋，灰心与自杀就没有理由。这个“平”在一种没有养分、没有阳光的土壤下硬是生长起来，尽管个子瘦小，但灵魂却是健康与茁壮的。她凭着那点不屈的意志，自己闯开大学的大门、研究生院的大门，最后又闯开西方文化的大门。她的坚韧的善根和慧根是从哪里来的？追究起来，有点神秘，然而，作为读者，我们从她的身上会相信一条真理：生命是不可征服的，潜伏在血液最深处的那点人的尊严与骄傲是不可征服的。那一点骄傲，正是中国文化几千年几万年的历史积淀，这种文化永远不会灭亡。

(四)

《红浮萍》通过一个家族的沧桑写出了一个大时代。它见证了时代，也见证了人性。写时代容易写得空洞、空疏，但《红浮萍》里的时代是具体的。我们仿佛可以触摸到时代的肌理。因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父亲和母亲，丈夫和妻子，父母与儿女，朋友与兄弟，其关系，其人际间的疏离、紧张、冲突、困惑，其心灵的重负、苦难、变形、变态，无一不是真实的，有血有肉有泪有歌有哭。所谓质感，乃是血的质感，泪的质感，歌哭的质感。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每一大情节，都是根本。不能抓住时代的根本，哪有什么质感？抓住了根本，如果没有根本中的细节和肌理，也谈不上质感。而《红浮萍》的可贵，恰恰是它抒写时代从这一页翻到另一页，每一页里历史跳动的脉搏，每一行间中国人与中国知识分子所尝到的生活的苦汁，每一沧桑过程中那些生死的挣扎和良心的呼唤，那些麻木的恶的惯性，那些不甘麻木的善的无助，一切都在作者富有才华的笔下得到活生生的结结实实的呈现。文学家不是历史学家，但她呈现的历史比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更丰富、更真切，更

有生命感。这一切，唯有用“大时代的质感”来表述，才是恰当的。所以我要说，《红浮萍》是一幅具有大时代质感的大画卷，而因为作者拥有以轻驭重的叙事才华，因此，它又是一部具有大潇洒的真文学篇章。

(五)

近几年，我“返回古典”，投入《红楼梦》的感悟与“双典批判”的讲述之中，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脚步已跟踪不上。然而，我又不甘心丢失一个“文学中人”最宝贵的艺术感觉。当代文学批评的难处是艺术感觉，这种感觉能力固然有天生的一面，但也与后天大量阅读的积淀有关。因此，在对“古典”的沉浸中我也常挤出时间读读刚问世的汉语文学作品。能读到既有文采又有思想的作品总是由衷地高兴，而且总是顺手把心得书写下来。今天写作《红浮萍》中文版这篇序言，其实也只是高兴之余的心得记录而已，没有学术姿态，也没有细密的分析。除了给成功的作者鼓掌之外，想说的只是，一个作家，能真诚地见证历史、见证人性与见证自己的生存环境就够了。当个正直的见证人与呈现者，便是使命，便是文学的初衷。

二〇〇九年九月十八日

美国马里兰州

目 录

第一章	回惶 / 1
第二章	故园 / 11
第三章	芦絮 / 25
第四章	易帜 / 44
第五章	危巢 / 61
第六章	蹉跎 / 98
第七章	喧嚣 / 121
第八章	雪乡 / 139
第九章	孤城 / 181
第十章	荒村 / 209
第十一章	山野 / 226
第十二章	诱惑 / 240
第十三章	曙色 / 265
第十四章	谜踪 / 290
第十五章	除夕 / 305
后 记	李彦 / 320

第一章 回惶

1

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我得知了楠去世的消息。怎么死的？

不知道。报纸上没提。妈妈的声音十分镇定。显然，在打这次越洋电话之前，她的感情已经过充分沉淀。

放下电话，我呆立在书房窗前，不知所措。

花园笼罩在暮霭中。喷水池畔的铜雕天使影影绰绰，展翅欲飞。小径旁浓艳的玫瑰，在人迹罕至的庄园里默默地吐着馨香。草坪远方，如烟垂柳掩映着一汪湖水，水面在落日余晖中泛着微光。野雁领着一群毛茸茸的儿女，在金黄色的蒲公英花丛中悠闲地漫步。

大千世界，依旧和谐静谧，生机盎然。谁能相信，死神会在这样美丽的黄昏悄悄驻足身旁？

我忽然感到浑身无力，只想回卧室中躺下。拖着沉重的双腿，穿过空旷

的客厅，我来到了大厅。宽阔的楼梯顶端，正对着汤姆森太太的套房。那扇门依然紧闭，里边死一样沉寂。恍惚记起今日午后，我正在小客厅里读报时，老园丁乔治从侧门溜进，鬼鬼祟祟地将一个纸袋放到餐具台上，便默默地返回他的小石楼去了。显然是约好的。他才离去，老太太花白的脑袋就出现在高高的楼梯上面。她脸上挂着与乔治一样的诡秘笑容，略带几分羞惭地和我搭讪着，躲躲闪闪取走了纸袋。大家心照不宣，女主人又将开始新一轮伏特加之旅了。

我心下明白，有身份的加拿大人，无不视酗酒为耻，所以她不得不煞费苦心地在仆人面前遮遮掩掩。我早有心劝她戒酒，却顾及她的体面，一直无法启口。

该用晚餐了。但老太太准是又喝得酩酊大醉，搂着心爱的狼狗流连枕上，不思茶饭。然而，此时此刻，我发现自己异常宽容，完全能够体谅她的所谓堕落。喝吧，人生苦短，不就这么点儿可怜的乐趣嘛！

回到我的卧室，关上房门，我拎出了手提箱。翻出夹层中的小布包，几本书，一封信，都摊在眼前。这些东西伴随着我漂洋过海，从中国到加拿大，又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也算历尽天涯了。

泛黄的信纸，边缘已经磨损。但不用展开，我也能默诵出其中的每一片段。

……自从去年夏天在北京看到你，我的眼前总是晃动着你的身影。你美丽，健康，一举一动都酷似你的母亲。二十八年来，命运使我们不能相见。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想象的海洋里，捕捉你的音容笑貌。

当我在中山公园红墙古柏的阴影下，听你用那样平静的语调，叙述一棵小草是怎样在大石重压下伸展开她的枝叶时，我衰老的心在流血，可我并未感到丝毫惊奇。因为在你尚未来到人世之时，我已经悲哀地意识到，你将要踏上的，是一条最为崎岖坎坷的人生道路，而我，作为父亲，却无力去阻止将要发生的一切，无法去保护

这朵诞生于我心灵的稚嫩的小花……

我努力信守诺言，不再和你联络。可是，我的孩子，你知道吗？我天天都在盼望着得到你的消息，想知道你的踪迹，想听到你哪怕仅仅叫我一声‘爸爸’……原谅我吧！孩子，你能理解一个父亲的感情吗？你来到人世后，我只见过你一次，我真害怕，这第一次，也许将成为最后的一次啊……

我放下信纸，瘫倒在床上，双手枕在脑后，呆呆地盯着天花板。

这是楠写给我的唯一的一封信。楠，就是那个我也许应该叫“父亲”，可却从未叫过的人。

我生性优柔寡断。好几年了，我一直在犹豫着，是否应当满足他的愿望，叫他一声“父亲”呢？

我有时感到茫然：楠，究竟算不算我的父亲呢？也许算，因为，他是给了我生命的那个人。但是，把“父亲”这个充满情感的称呼和楠联系起来，于我，又实在生疏，实在不自然。

在我二十八岁之前，我们从未谋面。在我生命中相当长的时期里，我甚至不知道有此人的存在。只是在我十三岁那年的秋天起，楠才像个面孔模糊的幽灵，时时会在月黑风高的夜晚，凄然浮现，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划下一道道忧伤的刻痕。

我从未给他写过回信。首先，我实在不知道，假如真要提笔的话，究竟怎样称呼楠才算适宜。另外，我也很在意妈妈的感受。虽然她对楠始终如一的怨恨至今令我费解，我却不愿做一丁点儿伤害她感情的事。多年来，我一直无法，实际上也从来不愿和她认真地讨论一下楠这个人。妈妈和我都十分清楚，任何与楠有关的话题，即便是最微妙的触及，也会在我们已经过度敏感的神经末梢上，激起惊涛骇浪。

现在，楠已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从此不必再为究竟要不要给他回信、究竟称呼他什么才好而烦恼。

我没有流泪。也许我已经成熟，或许我只是变得麻木了。我奇怪，自己

竟能很平静地想他，不动情感。

是的，他走了，悄悄地消失在这个喧闹的世界里，化为空气，化做尘埃，无影无踪，却又无处不在。

我的心缩了一下，再次意识到面对自然的万般无奈。也许，我们本不必活得如此紧张，如此在意，既然没有永恒的存在。为什么，这么久，我都不能决定是否给楠写信呢？即使现在想写，已没有地址投送，无人去读了。也许，我本应摒弃这重重顾虑，及早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倾诉衷肠。不难想象，楠定是怀揣一腔心事，满腹复杂，踏上了黄泉之路。

我开始疑惑：给妈妈带来厄运的，果真是楠吗？如她一贯所坚信的那样，把我们几十年来历尽的劫难都推到他的头上，公平吗？显然不。可如果不怨他，又怨谁呢？命运？时代？还是我们自己？

“汪！汪！”隔着幽深的走廊，几声粗壮的狗吠，打断了我纷乱的思绪。房间已陷入黑暗。我爬起身来，没有开灯，默默地走到窗前。

望着月光下蜿蜒伸展的草坪，听着密林中潺潺流淌的河水声，我想起了一年前搬入这座巨宅时兴奋喜悦的心情。今天，我却奇怪地感觉到，这片恬静无瑕的世外桃源，倘若多些嘈杂，多些熙攘，或许还能多几分亲切，少几分寂寞与孤单。

野雁在远处的湖边发出了一声声高亢的鸣叫，似乎在寻找它迟归的儿女。在那急切的叫声中，我打了一个寒战。哪里才是我的家园，我的亲人，还有我熟悉的温馨与喧闹？

一瞬间，那已经逝去的久远的年代，那些模糊、忧伤然而却美丽的零星记忆，衬着暗蓝色夜空中纷繁复杂的星汉，交织一处，扑面而来。

2

对妈妈最早的印象，始于一个蛙鸣月夜。

那年我快四岁了。外婆领着我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从西安来到北京。外婆告诉我，到北京，是去找妈妈。

我有些懵懂。妈妈，不是一直和我住在一起吗？在那座幽深阔大、绿荫

掩映着一幢幢平房的院子里，有花园假山，还有天棚下的几只金鱼缸。竹帘上拂过树影，墙角传来蟋蟀轻鸣。薄纱蚊帐里，一只手臂缓缓摇动着蒲扇，如烟似雾，缥缈朦胧。

直到多年后，我才明白过来，儿时记忆中残存的那些水墨画般淡薄的印象，出自琴姨的家。

一辆跟在电车后面缓缓移动的脚踏三轮车，穿街过巷，把我和外婆带入了一座幽深的院落。沿墙几株高大的苦楝树，浓荫遮天。淡紫色的木槿花儿开得正旺，绿油油的冬青木修剪得整整齐齐。隔着一座枝繁叶茂的葡萄架，我看见了一横一竖，两座四层高的红砖楼房。

门房里走出一位鬓发斑白的老人，看着外婆，露出惊讶的神色。“……您找她呀？她早不在这儿啦！走了一年多了！怎么？您不知道吗？”

外婆拉着我的手猛地捏紧了。侧头瞧瞧已经西斜的日影，她把沉重的包袱重又背上肩头。

下一个飘入记忆的画面，是月光下一望无际的稻田。我们下了长途车，跌跌撞撞，穿行于田间小径。空气中弥漫着稻花与泥土的馨香，沟渠里回荡着聒耳的蛙鸣。

那夜的路，似乎特别长，总是走不到头。我累了，蹲在小路上，不肯再挪动一步。外婆拐着小脚，背着大包袱，跨上一座架在水沟上的简陋的木板桥，向远处田野里的灯火眺望。“乖，来看哪，快到了！”

夜幕掩盖下的田野里，影影绰绰排列着几溜土坯房。灯光从敞开的门窗里射出诱人的温馨。端着脸盆毛巾出出进进往四下里哗哗泼水的人们，打破了这蛙鸣之夜的静谧和谐。

一个女人慌慌张张地朝我们走过来。她身材高挑，留齐耳短发，裤腿挽到膝上，光脚穿双泥巴胶鞋。

“哎呀！妈！您怎么来了？……啊，还带着她！”

外婆用沉默迎着那女人嘴中发出的一连串惊讶……

实在是困乏了。在一间装满铁锨和镐头的小房间里，我很快便在一张狭窄的木板床上坠入梦乡。

啪！啪！不知何时，手掌拍击蚊子的声音，又将我惊醒。黑暗中，身边

传来竭力压低的谈话声。

“……右派？我知道。听收音机里说了好久了。怎么，你也是……”这是外婆沉稳的声音。“你现在，就是人家说的，什么劳改吧？”

“妈，你怎么能这样说呢！”高个子的陌生女人急切地反驳。她的声音清脆悦耳。“我们又不是阶级敌人。他们才叫劳改呢！我们，是劳动锻炼！这可不能相提并论！”

“管它叫什么呢！你该给我写个信哪！把我们都蒙在鼓里……真诚呢？他那里怎样？”

女人叹口气，沉默了片刻，才说：“最近，部里有个苏联援建的重要工程，突然不让他参加了，他还是留苏回国的呢！唉，党员，干部，又是反右领导小组的成员，他没离婚，压力实在太……其实，我也不想连累他，可儿子还那么小……我再三求他，让他给我个机会，好好锻炼，改正错误……他算是勉强答应了。妈，你也不想想，我现在这个样子，多为难哪！怎么能再留下她呢？我没办法，只能把她送人！我有个同事，人很好，但不能生育……”

“雯！”外婆打断了她的话，“什么时候，你变得这样没志气了？再难，也得挺直腰杆做人……”

不明白她们说的是什么。困意浓浓中，我又合眼睡去。

3

多年后，一个风和日丽的夏日傍晚，妈妈已经浑浊的目光，凝视着落日余晖映照下碎金般迷离的湖水，声音平板地叙述起当年。

她曾想把我送进京城里的寄托幼儿园。然而那个年月，一封单位出具的介绍信就让她碰了壁。“兹有我单位右派分子杨雯……”字字似锐利的钢针，刺着她高傲敏感的心尖。她双手颤抖着，将介绍信揉成一团。

于是，接下来数月，我便在农场里过起了无忧无虑的日子。外婆白日子里帮食堂的炊事员打杂，夜晚便陪伴我睡在那间堆积着农具的小屋里。

依稀记得在田埂上捕捉蚂蚱，在草棚下观望壁虎的乐事。也曾于寒风瑟

瑟的夜晚，溜进农场工人的小屋，好奇地看着他们围在火炉上吱吱作响的黑铁壶旁，盯着通红的煤火旁烤着的几片焦黄的窝头干，默默地咂吸烟斗。

妈妈与十几个女人合住一个大房间。长长的通铺上，每人分得二尺宽的领地，像沙丁鱼罐头样，拥挤地排列着。我曾看见一个漂亮女人端着脸盆袅袅婷婷地走进来，将横穿大屋的铁丝上挂着的所有毛巾撸到一边，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容不迫地把她那二十多条花色各异的手绢整整齐齐地晾在上面，而妈妈投去不屑的一瞥。

在食堂吃饭时，妈妈对她邻铺的阿姨悄声议论起此事。“解放前，她是美国人公司里的高级职员，那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呢！现在来农场劳动锻炼呢，干起活来还是挑肥拣瘦的，一遇到打扫厕所她就躲开。”

妈妈的邻铺是个高雅端庄的英文教师，与妈妈已相识数年。谁也没想到，在农场那个特殊的环境里，鸡舍里一颗刚下的鲜蛋，毁了她一世清白。

批斗会开完后，英文教师把妈妈拉到墙角哭诉：“真的，我真的没想偷。打扫鸡舍的时候，我看见了那颗蛋，它实在是太可爱了，握在手里还温乎乎的，我只想着休息日要把它带回城里，若让我妈妈见了，会多高兴啊……”

晚上，妈妈来到我和外婆居住的工具房，叙述着白天的批斗会，口气中难掩鄙夷。“谁不饿？可是宁愿饿死也不能偷！这是思想品质问题嘛！唉，本来还打算把孩子送给她呢，幸亏没有。”

妈妈自始至终坚信，她是被冤枉了。所以她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有别于身旁那些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掏厕所人人都怕。妈妈却横下心，咬着牙，坦然走出队列，嘴角还不忘挂上微笑。尽管她鞋底踩到粪坑边蠕动的蛆虫，鼻孔中钻入冲天的臭气时，她的头发根会竖起，脊背上会一阵阵发麻。

三夏里抢收抢种，她几天几夜未曾合眼，走着走着便歪倒在路旁，再也爬不起身来。秋冬季节挑河泥修水渠，她和男劳力比肩赛脚。逢年过节打牙祭时，她却声称吃不惯油荤，将分到碗里的几片猪肉拨到农场工人的碗中。她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夜夜在疼痛的折磨中辗转难眠，可她倔强地忍耐着一切，不喊一声苦，不请一天病假。她殷殷企盼着的，不过是总结大会上几句珍贵的表扬，还有那未来鉴定书上的，有可能更改的几个字眼。